

卢拉回归：理解巴西左翼政治力量

周 燕

巴西 2022 年大选或许在今年 3 月就已拉开了帷幕。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松·法欣 (Edson Fachin) 于 3 月 8 日宣布取消库里蒂巴第十三联邦法庭在 2018 年对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贪腐案的判决，出于程序合法性的原因认定该法庭对此案缺乏司法管辖权，案件应移交巴西利亚的法院审理。4 月中旬，最高法院投票表决，维持法欣的裁决。由此，这名富有传奇色彩的左翼前总统暂时恢复了政治权利，将有资格参加明年 10 月的总统选举。

虽然卢拉还未表明是否参选，但政治权利的恢复使他不可避免地回归到了巴西的政治角逐中。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活跃于政坛的卢拉是一名不言败的斗士，他先后在 1989 年、1994 年、1998 年的总统选举中失利，最终于 2002 年赢得总统之位，2006 年获得连任。此后在 2010 年和 2014 年赢得总统选举的迪尔玛·罗塞夫 (Dilma Rousseff) 被认为是卢拉亲选的接班人。2017 年，已背负腐败指控的卢拉在上诉过程中依然决定参加 2018 年大选。照此推测，2022 年的大选中很有可能再次看到卢拉的身影。

我们不禁要问，距离卢拉第一次参选总统都三十多年了，现年 75 岁的他还在继续“战斗”，巴西左翼政治力量是否“后继无人”？左翼势力在巴西政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下文将从历史、个人、制度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左翼政党：保守主义中的逆流

从巴西政党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来看，左翼政党并不是主流，而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党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政治主导地位。由卢拉参与创立的左翼政党劳工党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在 2003 年至 2016 年间成为巴西执政党，但仍然必须与持保守立场的右翼政党周旋并合作。

自殖民时期开始，保守主义始终是巴西精英阶层既得利益团体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重视传统、等级、权威和个人财产，强调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反对激进和革命性的政策。在 1822 年巴西独立后至 1889 年废除君主制的巴西帝国期间，主要存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但两党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区分，都为维护寡头统治而服务。1889 年至 1930 年的旧共和国时期，巴西实行高度的地方分权制度，每个州都有各自的共和党，实质上都是精英控制国家的工具，具有世袭政治和庇护主义的特征。1930 年瓦加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在其 15 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巴西保守党派经历了发展的艰难时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1945 年，巴西再次通过军事政变成立了第一个民主体制的政府，保守党派不断取得选举成功。1964 年，两个最大的保守党派共同支持军方发动政变，建立了长达二十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军政府取得政权后，此前的保守党派实现重组，又形成新的保守主义党派。1985 年，巴西恢复民主制度，但保守党派并没有进一步衰弱，而是以参与民主的方式重新加强了政治影响，始终是多党执政联盟中的重要力量。¹

与此相比，巴西左翼政党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在 20 世纪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反对党受到压制。最早的左翼政党是受苏联影响成立于 1922 年的巴西共产党，曾多次被政府定义为非法政党，发展历程坎坷。1929 年和 1938 年，两个信奉托洛斯基主义的政治团体分别脱离巴西共产党。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巴西共产党内的两派分裂为巴西共产党 (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 缩写为 PCdoB) 和巴西的共产党 (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 缩写为 PCB)：前者在 1964 年后的军政府独裁期间坚持武装斗争，直至 1988 年得到合法化，此后与卢拉领导的劳工党在多次选举中结盟；后者则放弃武装斗争，加入了巴西民主运动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 领导的反对军政府的阵营，此后经历了一系列党内变动和分裂，政治立场左右分化。² 其他巴西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组织裂变和政治立场分化。在反对军政府独裁期间，

不同的左翼力量集结并重组，于1980年成立了劳工党；除了工人运动组织外，新崛起的劳工党还得到了一些奉行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小党、工会力量、左翼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天主教左翼力量等的支持。

劳工党从成立到执政的这段时间内，政治立场不断温和化。在保守主义占主导的巴西政治环境中，劳工党为了赢得选举，从一开始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逐渐转变为温和左翼政党，在2003年至2016年的执政期间也不得不争取中间党派和右翼保守党派的支持来维持其执政联盟在国会中的主导地位。卢拉在前三次总统选举败北后，选择中右翼政党自由党 (Partido Liberal) 的若泽·阿伦卡尔 (José Alencar) 作为其副总统候选人一起竞争2002年大选；在他的第二个任期里，执政联盟扩展成12个政党，其中包括5个保守党派。此后罗塞夫在2010年和2014年的两次大选中也联合了保守党派。

由此来看，巴西左翼政党想要在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重重压力下获得执政地位并实现顺畅的国家治理，必须在政治立场和具体议题上与右翼力量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作为巴西再民主化后的第一位左翼总统，卢拉在2003年至2010年执政期间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二、领袖魅力：卢拉与劳工党

自劳工党创立之初，卢拉的名字便与其紧紧绑在一起。工人阶级出身的卢拉在军政府执政时期领导巴西的工会运动，反抗独裁统治，并于1980年参与创立了劳工党。此后，他作为劳工党候选人参加了1989年、1994年和1998年的总统选举，终于在2002年赢得总统之位，并在2006年成功连任。卢拉的两届任期内，巴西经济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贫富差距减小，国际地位提升。卢拉在离任前的支持率依然超过80%。

在保守主义的大环境中，左翼政党的生存空间恶劣，党派领袖和党内组织纪律对政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卢拉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伊始，许多巴西学者便开始讨论卢拉主义 (Lulismo) 与劳工党主义 (Petismo) 的区别。卢拉通过执政期间有力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扩大了自己除劳工党忠实选民之外的其他选民基础，由此强化了选举中的个人色彩。

卢拉主义可被视为是卢拉执政期间温和务实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实践，放弃了纯粹的左翼政治理念，在维持现有秩序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推行减小社会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³ 由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促进就业的社会政策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项目，卢拉的选民基础扩展到了此前劳工党未能吸引的广大最底层的贫民阶层，这部分人群此前是右翼保守政党通过地方庇护主义获取选票的主要对象。在卢拉2006年争取连任的大选中，他的支持者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分布上已经与劳工党选民产生了差异：卢拉的支持者更贫穷、教育水平更低、肤色更深、政治参与度更低，尤其分布在巴西东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工党的支持者则更多来自于有组织的、有政治积极性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尤其是公共部门职员，分布在经济更发达的东南部和南部地区。⁴

劳工党的忠实选民依然支持卢拉，但卢拉的选民未必支持劳工党的其他候选人。卢拉通过领袖魅力和有效的政府政策建立起了与选民之间的个人政治联结。也有学者认为，卢拉所获得的扩大化的选民基础并不代表基于阶层和意识形态的重组，也不是政治个人化的新形式；这些选民在意识形态上较为中立，政治倾向具有不稳定性 and 暂时性，投票选择一方面受政府治理表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其他非结构性的环境因素影响。⁵ 因此，卢拉执政期间良好的宏观经济表现和致力于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引起这些选民对该时期的美好回忆和再次向往，在下一个选举期时继续选择卢拉。

此外，巴西的多党联邦总统制赋予了总统较大的权力，在国家运行治理中较为强调总统的作用，因此具有卡里斯玛 (carisma) 的总统更容易积聚选民黏性。巴西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任期4年，1997年后可连连连任一次；总统拥有编制预算案的行政权力，即对于国会通过的预算，总统可以决定真正支出哪些预算项目；此外，总统拥有颁行紧急状态法令权，也有指定国会优先考虑某些法案的权力。虽然权力较大，但巴西总统是个难度很高的“苦差事”，需要具备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才能在党派十分碎片化的国会通过法案，才能协调好联邦和地方复杂的分权关系。相较于其他虽然享有“超级总统制”红利，却无法调合众多复杂关系的领导人，卢拉更为突出地表现为一位善于整合协调不同政治势力、根据形势变化采取务实政策的魅力领袖。

三、政治整合：左翼与摇摆的中间势力

无论卢拉是否作为劳工党候选人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以劳工党为首的巴西左翼政党联盟必须尽可能地建立与中间党派的广泛政治合作，才有可能在与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对决中胜出。

从 2018 年大选中体现出的巴西政治左右“两极化”的现象从实质上来说“单极化”，即中间政治力量向右翼政治立场极化。在葡萄牙语中用指大词描述的中间派 (centrão) 一词，生动体现了中间政治势力的庞大。整体而言，中间党派在左翼和右翼所争议的政治议题上采取温和暧昧的态度，比如在经济领域既支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也支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根据不同的议题、情境和利益关系而左右摇摆。中间派一词的出现是在 1988 年制定再民主化后的新宪法时，用于指代那些试图否决最为进步的宪法提案的国会议员和党派。后来，该词指代的是通过向总统、州长或市长等“兜售”在立法机关里对某些提案的支持来换取职位、资金、政策影响力或其他好处的党派；他们的“可售支持”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是党派或个人的实际利益。

事实上，划分巴西众多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存在较大难度，这与选举制度的设计有关。巴西在选举联邦参议员时采取简单多数制，但联邦众议员、州议员和市议员的选举采取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每个政党公开列出议员候选人的名单，但往往靠一两个明星议员为本党吸引选票，所获得的选票统一计入该党的所有选票中，并在选票比例的基础上分配各党在议会的席位；个人得票总数的排序决定了政党名单中哪些候选人将在立法机构中代表该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议员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高度个人化，甚至去党派化，党内竞争严重，进而导致党派认同的缺乏、意识形态的模糊化。选举规则使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更加碎片化，党派数量众多，议员党派身份变更频繁，立法机构中的政党缺乏凝聚力。

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党首先要团结众多的左翼和中左翼党派形成联盟，在此基础上再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政治整合的难度非常大。巴西国会的政党数量达 30 多个，较大的几个政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也都难以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一比例是所有重要立法通过所需的最低票数。因此，政党联盟是组织政府的必要条件，而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如何分配利益更是个难题。劳工党在 2002 年、2006 年、2010 年和 2014 年的大选中获得的众议院席位分别为 91、83、86 和 69，甚至不到所有 513 个席位的五分之一；而博索纳罗竞选时所在的社会自由党 (Partido Social Liberal) 在 2018 年仅获得众议院的 53 个席位，整合的难度更高，结盟的成本更大。

结语

卢拉的政治回归并不意味着巴西左翼政治力量的后继无人，劳工党、巴西共产党以及中左翼的民主工党 (Partido Democrático Trabalhista) 等都有优秀的更年轻的候选人。然而，卢拉的政治遗产无可替代。在具有一定民粹主义成分的巴西政治中，卢拉的领袖魅力、政治整合能力和政策实用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选票吸引力。虽然因腐败丑闻而引发的反劳工党情绪较为普遍，但在博索纳罗任期内持续低迷的经济状况和灾难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管控的阴影下，巴西人似乎缺乏更好的选择。卢拉两届任期内经济腾飞、民生改善的旧时回忆也有助于他吸引更多选票。卢拉参选 2022 年总统对于劳工党和整个巴西左翼力量而言，是获得执政可能性较大的一张保险牌。

然而，左翼政党赢得选举胜利并组建有效执政联盟的过程充满坎坷和艰难。从巴西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左翼政党是在保守主义大环境中的一股逆流，在获得执政机会后必须与强大的保守党派斡旋并合作。再加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导致的党派碎片化和意识形态模糊化，政治整合的难度高、成本大。面对这一难题，卢拉似乎依然是目前最理想的人选。

周燕，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巴西。

- 1 周燕：《巴西保守主义：新的浪潮还是回归历史？》，《世界知识》2019年第8期，第52-53页。
- 2 Antônio Ozai da Silva, “Esboço para a História da Esquerda no Brasil”, Revista Espaço Acadêmico, No. 103, 2009, pp.90-107.
- 3 Rudá Ricci, “Lulismo: Três Discursos e um Estilo”, Lutas Sociais, No. 15/16, 2006, pp.171-183.
- 4 David Samuels and Cesar Zucco Jr., “Lulismo, Petismo, and the Future of Brazilian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 6, No.3, 2014, pp.129-158.
- 5 Lúcio Rennó and Andrea Cabello, “As Bases do Lulismo: a Volta do Personalismo, Realinhamento Ideológico ou não Alinhamento?”, Revista Brasileir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25, No.74, 2010, pp.39-60.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北京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电话：+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高良敏、郑楠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